



东北相声选集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装帧：曹铭勋 陈 忠

东北相声选

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J4—5号)

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· 印张7 10/16 · 字数160,000

1980年 7 月第 1 版 1980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4,520

统一书号：8093·616

定价：0.58元

目 录

辽 宁 省 作 品

特殊生活（对口相声）	杨振华 王志涛	1
假大空（对口相声）	杨 昶 陈佩元	15
时 间（对口相声）	田连元	29
好梦不长（对口相声）	杨振华 王大正 金炳昶	41
好连长（对口相声）	庞秀山原作 朱光斗改编	51
占便宜（对口相声）	冯景顺	64
照 像（对口相声）	张小松 原作 朱光斗 裴国安 于连仲 改编	72
改 名（对口相声）	李 微	82
假灶王（对口相声）	刘宝瑞 耿 琪 里 果	91
下象棋（相声小段）	杨振华 金炳昶	1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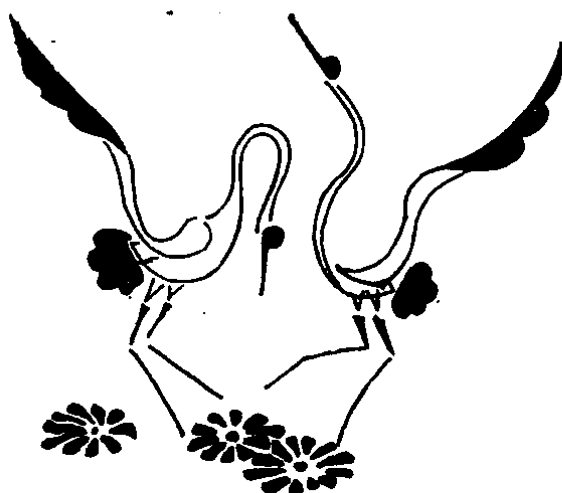
吉 林 省 作 品

保密干部（对口相声）	孔令保	111
当兵一年（对口相声）	解放军某部业余演出队	117
改日再说（对口相声）	段继棠	129
百货应百客（对口相声）	孔令保	136

黑 龙 江 省 作 品

崇高的爱情（对口相声）	张学彦 原建帮	147
节约用水（对口相声）	周 深	158
谈科学（对口相声）	王润生	163
哎呀我的妈（对口相声）	王国臣	174
“两头堵”求爱记（对口相声）	李金深	186
结 婚（对口相声）	方保安	197
说“耳朵”（对口相声）	白英杰 王润生	209
营业员与顾客（化妆相声）	尹炳正	217
喜 事（单口相声）	北 星 蓝 天	228

辽宁省作品



特 殊 生 活

(对口相声)

杨振华 王志涛

甲 我最喜欢听收音机。

乙 收音机家家有，谁都喜欢听。

甲 可前几年我就不爱听。

乙 为什么哪？

甲 叫江青搞的那“一花独放”，全弄成一个味儿了。

乙 可不么。

甲 那天我打开收音机，想听听有什么新节目。

乙 听听吧。

甲 (手式，扭开收音机，学声响) “啪！”……“几溜”……

乙 拨台哪。

甲 (唱)

“怒火三千丈……” (拨台声：“几溜”)

“披星戴月……” (拨台声：“几溜”)

“几天来和日寇……” (拨台声：“几溜”)

“青纱帐……” (“几溜”)

(喊) “没有事哟……” (关闭) “啪！”

乙 有新节目吗？

甲 (喊) 没有新节目哟……

乙 好么，都受传染了。为什么那么多好节目不播，单播他

们搞的那个？

甲 这就是江青散布“文艺黑线专政”的结果，说什么十七年没有一出好戏，没有一个好节目，只有他们培植的样板戏，才弥补了这个空白。

乙 那样板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肯定的，敬爱的周总理热情支持的，是广大工农兵创作的。哪是他们培植的！

甲 样板戏是好戏，就是叫“四人帮”一手垄断了。

乙 妄图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资本。

甲 “四人帮”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又搞了个“样板戏学习班”，安插了他们的爪牙和打手。

乙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。

甲 不瞒您说，我就在那个“学习班”……

乙 学习来着？

甲 关着来着。

乙 怎么关着来着？

甲 在那个“学习班”里，不让回家，不许出院儿；上厕所去都得请假。我到学习班半年，一出戏没演过，除了到食堂摘菜，就是跟车拉炉灰。那天下大雪，我对雪景喊了一嗓子：“好大雪……”

乙 这是《逼上梁山》的一句台词。

甲 说我复辟。我作了一个动作，说我复旧。大小会分析我二十一次。我胃口不好，那天买了七分钱山里红，批我一个星期……

乙 好么，一分钱批一天。

甲 没法提了！一提这个我心里就难过……

乙 别难过，慢慢说！（也难过起来）你这样我心里也不得劲儿！

甲 （唱）

“想起了……”

乙 他还唱上了。

甲 （唱）

“‘四人帮’条条罪状，字字血声声泪，激起我仇恨满腔……”

乙 看这意思，你真在“样板戏学习班”呆过。

甲 那回排《红灯记》，大伙都同意我演李玉和。

乙 那你就演吧！

甲 有不同意的。

乙 谁？

甲 我们那位撇团长。

乙 哪个撇团长？

甲 就是那个自称“响当当造反派”，老那么撇齿拉嘴的。

乙 噢，有那么一个。他那嘴老不在原来位置上搁着。他说什么了？

甲 他说：“谁演李玉和？你演李玉和呀？你可别逗了！样板戏样板戏，首先是样。你看电影那李玉和，又不胖又不瘦，一边一块疙瘩肉，你有疙瘩肉嘛？”

乙 全国就他一个人有疙瘩肉，别人就甭演李玉和了！

甲 （学撇团长）“让他演鹁山……演鹁山也不行，他那么老高，李玉和也造不过他；要不你演……跳车人……哎，不行，你一百八十多斤，他也背不动你；要不你演磨刀人；缝鞋匠……哎呀，你也没演的了……那也得给你弄碗粥喝呀！”

乙 演什么了？

甲 他不说给我碗粥喝么，我就演粥棚里喝粥那个了。

乙 你演这个没问题，坐那喝粥，没词儿，没动作，准成。

甲 准成？砸了！撤团长说我给搅和了。

乙 砸了？你作错动作了？

甲 喝粥有什么动作？

乙 说错台词了？

甲 就一句话，我能说错嘛？

乙 那你怎么给搅和了？

甲 大伙也说我没搅和，撤团长不乐意了：“我说你搅和了，你就搅和了！你当大家作作你喝粥的那个动作，看搅和没有！”

乙 你就当大家作作。

甲 我说这有什么哪，这戏不就这样么，李玉和上场唱几句：
（唱）
“盼只盼柏山的同志早来到……”
我坐那喝粥。（学撤团长）“你们看看他搅和没？”

乙 搅和什么了？

甲 “搅和那粥没！”

乙 这不是吹毛求疵嘛？

甲 “对待样板戏要严肃不苟，一丝认真……”

乙 行了行了，那叫认真不苟……唉，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。

甲 “人家在那唱，你跟着穷搅什么？就冲这点就得批！”

乙 就这么点小事就批。

甲 “不是批，是评……不对，批评太轻，批准……评剧……对了，我批准把你调评剧那边去了！”

乙 嚯！让唱京剧的演员唱评剧。

甲 “唱什么唱？他连粥都喝不好，还唱？叫他打灯光，搁那两千度的灯泡子烤着他！”

乙 这不是变相的整人嘛！
甲 到评剧可把我乐坏了！
乙 你有精神病呵？两千度灯泡烤你，你还乐！
甲 我乐的是可离开了那位撇团长了！
乙 对，到评剧情况就变了。
甲 是变了。
乙 变好了。
甲 变坏了！
乙 怎么变坏了？
甲 都是“四人帮”搞的样板戏学习班，这评剧比那京剧还厉害，那大铁门的栏杆就这么粗，那围墙就这么高。
乙 嚯，赶上监狱了！
甲 哎，你可别瞎说呀！
乙 你可别吓唬我，我胆小。
甲 这要叫撇团长知道了，可不得了。
乙 怎么哪？
甲 有个评剧演员叫小淑云的，你知道吗？
乙 那是老演员，唱的好。
甲 她就说了一句“样板戏学习班象监狱”，批了她仨月不让回家。
乙 真够厉害的！
甲 仨月不让回家，家里人想啊！那天小淑云她妈带着小淑云的孩子来看她，一进收发室，正碰上撇齿拉嘴！
乙 撇团长不是京剧的么，他上评剧干么来了？
甲 撇团长升了，升局长了！撇团长一看小淑云她妈，就满心不顺气，把嘴一撇：“你找谁？”
乙 我找小淑云。

甲 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乙 唱评剧的。

甲 “进来几年了？”

乙 三年了。

甲 “有前科么——她以前坐过科吗？”

乙 科班出身。

甲 “什么犯（饭）？”

乙 大米饭，炒鸡蛋。怎么净监狱的调儿？

甲 “送饭的，搁那吧，她排戏呢。”

乙 什么戏？

甲 《一条扁担》。

乙 什么意思？

甲 是说一个老红军女战士，经过爬雪山、过草地，保留下来一根扁担，她儿子接过扁担继续革命。

乙 这戏好哇，传统教育。

甲 小淑云就扮演那位红军女战士。

乙 那唱的好哇。

甲 我唱给你听听。

乙 我听听。

甲 （唱）

你别看我年老志不老，
为革命敢把重担挑，
哪怕那烈日炎炎当头照，
哪怕那跋山涉水狂风暴雨满身浇！

乙 好！

甲 观众热烈鼓掌。

乙 都爱听。

甲 撤局长“蹭——”家伙站起来了，冲那个鼓掌的老头就过去了：“你可劲儿鼓掌干什么？”

乙 唱的好。

甲 “哪好？”

乙 有味儿。

甲 “什么味儿？”

乙 评剧味儿。

甲 “你这纯粹是捧臭脚！她这是复辟，你还说好，你纯粹是修正主义的观众！”

乙 这不是扣大帽子嘛！

甲 “你那票是哪来的？”

乙 买的。

甲 “小淑云给你买的！”

乙 我自己买的。

甲 “谁的钱？”

乙 我自己的钱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爱听这味儿，就冲这味儿，明儿个我还来！

甲 “什么，明儿个你还来？就冲你还来，今晚儿我就改了！”

乙 他说改就改？

甲 要不怎么叫文化专制，他们说了算。

乙 这就是他们搞的“帮文艺”！

甲 当天晚上把小淑云批了一通，连夜就改曲子，半夜三点半把乐队摆弄起来，抄谱、配器、练乐、合腔，当天晚上进剧场演出。

乙 够紧张的。

甲 这回一改可就热闹了，乐队也充实了：大提、小提、弦贝斯，堂鼓、军鼓、定音鼓，钢琴、竖琴、手风琴，小

号、圆号加长号。

乙 嚯，这可够热闹的。

甲 这回一唱就这味儿了……

乙 您来来！

甲 （唱）

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你别看我年老志不老，梆
梆梆为革命为革命敢把重担挑，梆梆梆梆梆梆梆哪怕
那烈日炎炎当头照，哪怕那跋山涉水，梆梆梆狂风暴雨
满身浇！格里格弄格里格弄格里格弄梆梆梆梆梆梆
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！

乙 嚯！

甲 怎么样？

乙 挺好哇，我要再听两句就抽了。这不糟蹋艺术嘛！

甲 有一位老大爷站起来就走，撇局长“蹭——”地站起来了，冲着老头就过去了：“坐下——你呀！”

乙 谁呀？

甲 昨天鼓掌的那位老大爷。

乙 他真来了。

甲 “昨天你可劲鼓掌，今儿个你扭头就走，什么意思？”

乙 我不爱听。

甲 “怎么不爱听？”

乙 没味儿。

甲 “什么味儿？”

乙 评剧味儿。

甲 “那味儿哪去了？”

乙 谁知道叫你们整哪儿去了？

甲 观众全走光了，撇局长急了：“我们这次演出失败了。”

乙 就是叫你们给改坏了。

甲 “不，我们首长说的对，十七年来文艺舞台群魔乱舞。”

乙 这纯粹是对广大文艺战士的污蔑！

甲 “小淑云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没改造好的，没生活的……”

乙 又上这找毛病来了。

甲 “那句是什么来的？”

乙 烈日炎炎当头照。

甲 “对，烈日炎炎当头照。那是什么感情？这个生活你有什么？明天你体验体验！”

乙 怎么体验？

甲 “明天晌午你别睡觉了，在院里晒俩钟头。”

乙 有那么体验的么？告诉你，演员应该体验生活，但是你这种体验生活，纯粹是折腾演员，迫害演员。

甲 局长指示，就得执行。第二天吃完午饭，小淑云就到院里挨晒去了。

乙 不去不行么？

甲 那撇局长在收发室看着。

乙 赶上监狱看守了。

甲 那天也该着，晌晴白日，连一片云彩丝儿都没有，怎么那么巧，那天正好是三伏，三十一度还没有风。

乙 全赶一块儿了。

甲 小淑云晒的满脑袋汗，手绢儿一拧嘩嘩地，眼前一黑——抓住那铁门的栏杆了。影影绰绰就看见一个小孩儿过来了。

乙 谁呀？

甲 她的儿子小英子。

乙 他来干么？

甲 孩子老也看不见妈，想啊！天天到门口转悠，经常看不到。今天一看妈在这儿，老远就喊妈，扎撒着小手就过来了。小淑云伸手要够还没够着，这工夫撇局长说话了：“那小孩儿别跟着搅和，她体验生活呢！”

乙 给轰走了。

甲 小淑云又急又气，想骂又不敢骂，她唱起来了。

乙 怎么唱的？

甲 （唱）

“扶铁栏望娇儿声声把娘唤，
近在咫尺啊难团圆，
儿啊！儿啊！快回家转，
孩儿叫娘娘更心酸哪，
哎哎哟哟我那难得见的儿哎，哎，
哎哟我那难得见的儿啊”！

乙 （难过地）你别唱了，我受不了这个。

甲 你难受，撇局长可乐了：“怎么样，通过体验生活，唱起来就有感情了嘛！”

乙 这叫有感情啊！

甲 “既然有收获，那你明几个接着晒吧！”

乙 好嘛，还接着晒呀，第二天不更热了吗？

甲 第二天阴天。

乙 可救命了。

甲 小淑云一看剧本——要了命了。

乙 怎么了？

甲 下边“是跋山涉水”。

乙 这比那烈日炎炎还厉害，这怎么体验？

甲 撇局长有指示，跋山到东陵，涉水到浑河。爬东陵一百

单八蹬，上来下去，下去上来，脚脖子也崴了，腿也磕青了，眼睛也肿了，心跳一百零六下。

乙 心律过速。

甲 涉水更要命了。到浑河一看，她也不敢下。

乙 怎么哪？

甲 她不会水呀！

乙 都赶一块儿去了。

甲 赶回到“学习班”一看，小淑云捧着台词在那哭呢！

乙 怎么了？

甲 后边那句是：“狂风暴雨满身浇”。哭着哭着，她又笑了：“我还得感谢那作者，他若是写赴汤蹈火——我是非死不可了！”

乙 可不！

甲 有的人提出了，揪局长这是借体验生活对演员实行资产阶级专政，迫害演员。

乙 对，就是迫害演员。

甲 揪局长一听火了：“什么叫迫害演员？告诉你，有些人想回来，我们还不要呢！我们旗手江青说过‘十年磨一戏’，咱们这才几天，差远了！样板戏学习班不但要磨戏，还要磨人。小淑云，你别以为你改造得差不多了，还得好好改造。你说晒这两天你有什么收获？”

乙 小淑云怎么说的？

甲 “呵……我有收，没获，我……有获……没收。”

乙 你这祸就不小了！

甲 “通过这几天的试验演出，我看这个老红军就是个老教唆犯，这样的人就得揪出来整下去！”

乙 这是你们散布的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妄图打倒一大批